



象与人

王放认为，迁徙的原因不能归结为某一个方面，如何构建栖息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值得探讨。

放弃经济作物 野象会回来吗？

试问：如果我们停止种植橡胶、茶叶和砂仁，把所有经济作物都铲除掉，把野象喜爱的植物恢复，就能让亚洲象留下来吗？“我觉得不会，短期效果会有，但野象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大范围甚至常态化迁徙的阶段。”王放肯定地说。

更为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如果要改变种植习惯和行为，村民们将面临经济和心里的双重挑战。

苏朴怀是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内关坪村的彝族人，今年68岁。1995年，苏朴怀发现，橡胶的价格大约在18块钱一公斤，接近水稻价格的6倍。便舍弃了种植水稻，转而将10亩地的6亩都种上了橡胶。

虽然橡胶树的种植周期长达8年，但苏朴怀算了一笔账：一棵树能割二三十年，每年至少割下180多斤胶，算下来，一年的利润是稻谷的五六倍。而且，橡胶树是野象吃不掉的东西，只要把树下的草除干净，就不容易招引野象了。

村民找到了能够防御野象的“致富作物”，每年6月份的割胶时间，保护区周围的村子几乎空了，青壮年上山割胶，一天能割下两三百块钱。2011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修订了关于天然橡胶的管理条例，禁止在保护区和水源地等与海拔950米以上和坡度大于25°的地带开发种植橡胶。

但条例的出台并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太大的困扰。几年来，橡胶价格回落，茶叶价格倒涨了不少，苏朴怀开始合计着，划出大部分的土地，改种普洱茶和古树茶，依然是大象不爱吃的植物，或许收入还更可观些。

“不能说老百姓经营自己的土地，用于生产，就是破坏亚洲象的栖息地，这个说法缺少实际考虑。”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过去土地多、人口少，

有更多富余土地，供亚洲象活动，现在老百姓为了生存发展，与栖息地有些冲突，没道理把过错强加到老百姓身上。

一边是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一边是亚洲象栖息地的逐步丧失，二者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近年来，张立说，当地村民保护野象的意识提高了，不放炮竹驱赶野象，也不伤害野象，野象的胆子也变大了，白天也会跑到林子外的农田吃庄稼。保护区的村民们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也曾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恢复亚洲象的栖息地和食源地。

2016年前后，因政策原因，被废止的“计划烧除”工作，它是西双版纳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生产生活习惯。每年在放牧区通过火烧的方式，把林下老化的枯枝落叶清除，从而土壤里长出鲜嫩的植物，为当地饲养的牛羊和野生动物提供食物。

2010年前后开始，郭贤明在保护区内一个叫莲花塘的地方尝试通过人工种植亚洲象喜食的本地植物来修复食源地。植物以禾本科为主，比如粽叶芦。之所以选择莲花塘，是因为它远离区外村寨，能减少人象冲突。村子里的天然林窗，符合大象对栖息地的要求。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村寨，外来物种肿柄菊泛滥成灾，大象并不爱吃这种植物，只有用最原始的人工拔草方法清除。但这项工作不是连续开展的，由于经费原因，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现在属于试验阶段，差不多修复了二三百亩地。

“野生动物管理不是非黑即白，当地可以用一些方法尝试，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王放表示，即便种了亚洲象最喜爱的食物，即便让它们重回保护区，它们迁徙的脚步并不会停止，在栖息地减少与种群增加的矛盾之下，今后亚洲象的迁徙将成为常态。

国家公园可行“生态移民”有点难

有时候，人类希望亚洲象留在保护区内，但这是人的主观意愿，但亚洲象可能并不这样想，它们可能觉得走出去，哪个地方适合生存，哪个地方就是栖息地。

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近年来，国内12个省份在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很好的经验。